

株 洲 日 报

神农周刊

ZHUZHOU RIBAO

2025年3月

9

星期日

7月2日创刊

第23933期

今日4版

国内统一

连续出版物号

CN 43-0005



知株视频号



掌上株洲客户端

中共株洲市委主管、主办
株洲日报社出版



游孟子山

谭德荣

在故土的怀抱中，地处攸县柏市镇库前村的孟子山宛如一位沉睡的巨人，静静守护着这片古老的土地，散发着独特的魅力。

儿时的我，常在孟子山脚下的曾家冲拾柴、砍柴，只觉得这里幽静而神秘，仿佛有一股神奇的力量吸引着我。如今，再次踏上这片土地，心中涌起无尽的感慨与向往。

山峦起伏，绿树成荫，天空湛蓝无云，这美丽的自然风光仿佛将我带回无忧无虑的童年。那时的我，在山脚下奔跑，感受着大自然的馈赠；如今，站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，心中充满了对过往的怀念与对未来的憧憬。

沿着蜿蜒的山路向上攀登，树木愈发茂密，仿佛一片绿色的海洋将我包围。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，形成一片片光斑，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。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草木香气，让人心情格外舒畅。每一步都踏着历史的痕迹，每一片叶子都在低语，讲述着过往的风华。

终于，我们来到了云峰寺。这座古朴的寺庙被绿林紧紧包裹，红瓦铺成的屋顶在苍翠的山体映衬下，显得格外鲜艳夺目。寺庙的墙壁上爬满了青苔，诉说着岁月的沧桑。走进寺庙，一股庄严而宁静的氣息扑面而来。佛像静静地坐在大殿中央，眼神中透露出慈悲与智慧。香火袅袅升起，弥漫在寺庙中，仿佛是人们向神灵的虔诚祈祷。

站在寺庙的门口，俯瞰山下的美景，心中涌起豪迈之情。远处的山峦连绵起伏，仿佛是大地的脊梁；山下的田野一片金黄，仿佛是大地的画卷。每一座山峰，每一条河流，都在诉说着时间的流转与生命的奥秘。

沿着寺庙的右侧继续前行，我们来到了一处古树林。古树林右边是一条清澈的小溪，溪水潺潺流淌，发出悦耳的声音。溪边的石头上长满了青苔，仿佛是大地的艺术品。向下望去，只见悠悠的流水，缓缓流淌，宛若青蛇在蠕动。在这片美景中，我仿佛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灵动与活力，也感受到了心灵的洗礼。

继续前行，我们来到了孟子山的山顶。山顶上是一片茂密的树林，林下还开满了各种各样的野花，仿佛是大地的调色板。在这片林地里，可以俯瞰到整个孟子山的美景。站在山顶上，微风拂过脸庞，让人感到无比惬意与舒适。向下望去，山下的山峦连绵起伏，仿佛是大地的脊梁；山下的田野一片金黄，我仿佛感受到了大自然的伟大与神奇，也感受到了自己的渺小与微不足道。

孟子山，这座属罗霄山脉中段天子山系的山脉，虽然海拔只有474米，却蕴含着无尽的自然与人文之美。它的树木茂密，郁郁葱葱，仿佛是大地的绿色宝库；它的云峰寺古朴素雅，被绿林包裹在山中，仿佛是大地的瑰宝。每一次呼吸，都仿佛在与自然对话；每一次凝视，都仿佛在与历史相遇。每一幅照片，每一段文字，都是对这片土地的深情告白。

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，孟子山仿佛是一片宁静的绿洲，让我们能够远离城市的喧嚣与繁华，回归自然的怀抱。在这里，我们可以放松心情，感受大自然的壮丽与神秘；在这里，我们可以思考人生的意义与价值，寻找内心的平静与安宁。孟子山，你是大自然的杰作，你是文化的瑰宝。我将永远铭记你的质朴与厚重，愿你永远保持那份宁静与安详。



孟子山山麓，掩映在绿树丛中的云峰寺



醴陵西山脚下，绿树掩映中的渌江书院

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
yzhy83@163.com

株洲文脉

近读徐珂《清稗类钞》，这部煌煌300余万言的笔记巨著，从清人、近人的文集、笔记、札记、报章、说部中广搜博采，举凡军国大事、典章制度、社会经济、学术文化、名臣硕儒、疾病灾异、盗贼流氓、民情风俗、古迹名胜，无所不包，宛如一幅色彩斑斓的油画，记录着有清一朝的山河民情。

渌水之畔，静卧湘东丘陵间的醴陵，同样亦在这部记录清代掌故遗闻的汇编中留下自己的印记，虽不过寥寥数笔，却如渌江水中的倒影，映出彼时醴陵的风土人情。且让我们循着古书的墨迹，探寻醴陵的旧时模样与今日新颜，看那千年文脉如何在岁月中流转生辉。

红颜悲歌与昨日芳华

渌江水缓缓流过醴陵，江畔曾留下多少女子的情影，或倚栏低吟，或寄情书卷。清代的醴陵女子，总带着几分才情与无奈。那时，湘东山高路远，日子清苦，许多人家将女儿送往他乡谋生。

《清稗类钞·婚嫁类》便记下了这样的故事：“长沙女闻警盛……本都醴陵产为多。”清末，长沙妓肆灯火阑珊，醴陵女子以姿容才艺名噪一时，酒席常二十缗，出局侑酒二缗，假宴博戏得四缗，另佐四肴。新年迎客，须献果盘，燃放爆竹，称作“做财神”，客人回以十二缗或八缗之礼，婢仆亦分赏。生日设宴，谓之“摆脸面”，过夜称“挂衣”，这些细节如市井画卷，生动入微。又有一位“赛渌江”，以色倾县，通书史，琴棋书画无不精通，与一孝廉相慕，许下白首之约。然孝廉赴桂林，囿于家室未能携行，她闭门自守，鬻衣度日，终郁郁而逝，徒留叹息。这段故事，既是个体的悲剧，也是清末社会底层的缩影。

今日渌江依旧流淌，女子们的命运却已截然不同。遍布城乡的中小学校园里，女教师手持粉笔，教书育人，课堂上书声朗朗；医院的病房里，女护士穿梭往来忙碌，温柔的目光守护着生命的希望。她们的才华与坚韧，像是“赛渌江”才艺的遥远回应，不再囿于青楼的灯影，而是绽放于更广阔的天地。更有一群女子投身创业，窑火千年不灭的窑炉旁，女匠人以灵巧的双手捏塑泥胎，眼绘彩瓷，将传承千年的手工艺化为流光溢彩的艺术珍品——

《清稗类钞》中的醴陵

郭亮

醴陵陶瓷产业年产值已逾七亿元(2023年统计数据)，产品远销150余国，釉下五彩瓷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——这些女匠人，既是产业的支柱，也是文化的传承者。

从清代“鬻饰衣”的无奈，到今日自立门户的从容，醴陵女子的坚韧如渌水般绵延，流淌出新时代的自信与光彩。她们的故事，不仅是个人命运的转折，更是醴陵从乡土走向世界的见证。

婚农旧俗，乡情今存

乡间的炊烟袅袅，常伴着喜事的锣鼓，醴陵的婚礼自古是人情与乡土的交织。清代的醴陵，地处湖南腹地，受中原礼俗影响颇深，婚事既是家族的盛典，也是乡邻的欢聚。《清稗类钞·婚嫁类》写到醴陵的婚俗，“重媒妁，慎门阀。”订婚从红笺互换八字始，称“草八字”，后以红绿笺互填庚帖，婿日新娘蒙绣帕乘舆而至，入门由宜男夫妇揭幕，交拜合卺，宾客歌诗闹房，次日敬茶翁姑，谓之“拜茶”。这套礼俗繁复而隆重，透出对血脉传承的珍视。《清稗类钞·农商类》则记：“醴陵农事甚勤，隙地皆垦。”稻田分早晚两熟，山间种植芋豆菜，茶麻佐用，农人一年到头辛劳不息，汗水滋养乡土。这勤劳的秉性，与婚礼的热闹相辅相成，构成了醴陵乡间的日常图景。

如今，醴陵的婚俗虽有简化，却古韵犹存。乡村院落里，新人披红挂彩，锣鼓喧天，敬茶之礼未改，一杯清茶递到长辈手中，笑语盈盈，乡情依旧醇厚。现代婚礼中，瓷碗或瓷盘常作为贺礼，既实用，又寄托着千年窑火的祝福。这些瓷器，承载着醴陵人对美好生活的期盼，与清代“合卺”饮酒的温情遥相呼应。农事也迎来新变化，田间不再是单纯的犁耙劳作，农人用无人机播种，有机稻米逐渐增多，丰收的景象依然留在乡间。这份勤劳，早已超越田垄，撑起全市近九百亿元的经济规模(2023年统计数据)。花炮产业传承自唐代李畋的遗风，出口占全国六成，每逢重大庆典，焰火漫天，照亮夜空，宛如清代农人点燃的希望之光。

从“彩舆”的古礼到今日的焰火，从“隙地皆垦”的辛勤到现代的丰饶，醴陵的乡情在时光中沉淀，愈发醇厚，成为小城

文化的根基。

侠义风流，革新余响

湘人情义，醴陵亦有侠骨。清末的醴陵，虽偏处一隅，却不乏义举温暖人心。《清稗类钞·义侠类》载，光绪壬寅(1902)，张致安署醴陵县令，巡狱时见在押囚犯姚生范，因庚子案入狱，却藏《新民报》等鼓吹革命的新学报刊，颇具才识。张命姚生范，出狱“为民为社稷之君为轻”，姚对答如流。张遂释其罪，任其学“自新习艺所”，兼授算学，且力排众议，怒斥典史曰：“彼逃，咎在我。”此举不仅救人于囹圄，更点燃了新学的火种。

类似的记载也出现在《清稗类钞·狱讼类》中的一“上海苏报案”条目中，《苏报》主笔之一汪文溥，《苏报》案发后自上海租界逃匿，辗转任醴陵县令，任职时正逢醴陵“党狱”风波，力保多人免祸，后虽为人举报所去职，其义却如星火，长存乡野。这两位官员的侠义，映照出清末醴陵在变革中的担当。

今日，醴陵的革新之风吹遍山城。工业园区里，科技企业彻夜忙碌，高新技术撑起一片天地。那份开明担当，从张致安的“自新”流向今日的企业家，他们用创新推动产业前行，年产值突破数百亿元的陶瓷与花炮产业，便是明证。渌江书院修葺一新，研学活动让孩子们触摸历史，陶瓷职业学校传承清代工艺，培育新匠，延续着张致安育才育人的仁心。汪文溥的仗义，则在社区街巷间重现，志愿者们走家串户，守护邻里安宁，宛如清代义举的现代回响。

醴陵的侠情，不仅停留在历史书页，更融入现代生活的点滴。从清末的县衙到今日的校园与街巷，这份精神如灯火，温暖着醴陵的岁月，照亮小城前行的路。

路通文脉，志远情长

老辈人常说，醴陵藏在山坳里，过去出门靠脚，货物靠背，日子清静却也闭塞。直到清末，一条铁轨划破寂静，带来了新的希望。《清稗类钞·地理类》于“鄱阳湖在江西”条附记：“西境萍乡县有煤矿，且有铁道二百余里直通湖南醴陵，以资转运。”

石鼓有个荧惑亭

郭斌

“红豆生南国，春来发几枝”，刚刚电话通问，遥知家乡油菜花，江南草长，又是一年好春光。直勾起我乡土故园的情愫，急忙翻出微信朋友圈的旧照来，一景一物，端详思量，是一千年造化迎客松，还有一个便是“荧惑亭”了。

亭台现身于老家邻村石鼓令人吃惊，独踞山坳，规模阔肆，红砖杂石虽显破败，岁月沧桑斑斑可见。青石牌匾仍在的，篆刻有道劲的“荧惑亭”字眼，赫然醒目，不知出自哪家达官显贵？亭名如此高深古奥，偏偏藏此莽莽角隅，到底建于何时，事出何故？斥资几许，意欲何为？顿然心生诸多疑问和不解。

石鼓村坐落在山脊，地处湘东边陲“茶乡”腹地，东临白玉石，南下贝水，西接卧龙，北至英田。方圆不过十里，再往北达本省攸县，再往东接壤赣省莲花县，东西不过三十里，山水相依，乡音相同。画从故乡来，想知故乡事。生长我之地，曾经身于咫尺，却了解不多。印象深刻的还是在“山下屋”求学时，曾抄小路经过石鼓，也曾与石鼓村同学同课，村头小事，稍有耳闻，但都错过了“荧惑亭”。

小村古来有之，先民以石鼓名，或

以文故，或自地理形胜，难作考究。不过三四百年的自然村唯一李姓，历来有崇文尚德之风，公职人员辈出，尤以“李老帅”师表人才著称。因村头一泓清泉，饮水思源，上世纪80年代，水到渠成改作“石湖”村，仍属八团乡。揣摩荧惑亭图像，观其形，读其字，沉浸良久，打听老乡处，竟一问三不知。却令我浮想联翩，单从亭额字迹考究，首先想到了两位故里名人，一是“茶陵诗派”领军人物、教封文正公的明太师李东阳，一是晚清重臣谭钟麟——二人皆有书名——那它又怎样能关联上呢？只知石鼓村离名人故里十分近，别的关联，还得要有史料考证才行。

首先当推谭氏。近年来推崇乡村文脉，早有茶乡文化研究会的老师整理挖掘地方文化，就石湖村与谭氏渊源作过一番梳理。同治辛未年(1871)，谭钟麟赴任陕西布政使时，妻子陈夫人因病居家，改纳服侍起居的李氏为妾(即谭延闿之母)，携眷随行。但李氏的出身在当时是个绕不过的坎儿，于是谭钟麟把目光投向乡梓的望族李姓，不露声色地认八团石湖李氏为宗，小妾的出身背景也就“洗白”了——谭钟麟和谭延闿皆

清光绪年间，萍醴铁路初建，煤炭、瓷器、花炮沿此东去，醴陵的山川不再是屏障。

如今，铁轨声犹在耳，路却更宽广。这条铁路融入浙赣线，沪昆高铁呼啸而过，铁海联运班列从醴陵南站出发，满载醴陵陶瓷的集装箱，最快19个小时就能到达海港，远销海外，有效化解运输陶瓷易碎、时效难保障等难题。醴陵不再是清代的偏远小城，那清代铁轨初铺的梦想，化作今日醴陵走向世界的坦途，渌水之畔，车轮滚滚，载着乡土的骄傲远行。

醴陵的文脉，则在书声中生根。《清稗类钞·知遇类》记，左宗棠落魄时为渌江书院院长，生活清贫，几无以继。两江总督陶澍回籍扫墓，路过醴陵，假书院为行馆，县令嘱左宗棠撰书楹联，那副著名的楹联“春殿语从容，甘载家山，印心石在；大江流日夜，八州子弟，翘首公归”便成于此。陶澍见后大为激赏，遂延左宗棠入其幕府，并结为儿女姻亲，左宗棠一生功业自此起步……这盏书院之灯，曾照亮一代名臣的志向，也点燃了醴陵的文化传承。如今，渌江书院修葺一新，展览与讲座诉说往事；新建的教学楼里，孩子们在数字化教室学习，笔尖划过的痕迹，像是对书院的回应。从清代的墨香到今日的课堂，醴陵的文脉在历史与现实间流淌，滋养着小城的文化根基。

醴陵人恋土难迁，如田间的禾苗，守着故园。《清稗类钞·农商类》叹其“富民性而缺市民性”，子弟“多习工艺及星卜等技”，“商贾出外贸易者少，间亦有扬帆外出者，然不久即归，鲜流连”，这股恋土劲儿，熬出了百年前的清苦岁月，也熬出了今天的醴陵。

如今，城市迈向现代，那股浓浓的乡情依然不改分毫。陶瓷博览会上，瓷碗瓷盘堆得高高，窑火旁的老师傅带着徒弟又捏起了泥胎；婚嫁娶亲，焰火半空中炸开，男女老少挤着看；《思情鬼歌》熟悉的旋律响起，老太太跟着哼，眼睛眯成一条缝……那清代的“工艺”，变成了国宝级的五彩瓷；那“安土重迁”的心思，还在炊烟里飘。

从渌江的琴声到女匠的笑脸，从彩舆的鼓点到焰火的光亮，从田间的汗珠到城里的热闹，醴陵的故事如渌水之悠长，从清末流到今朝，带着乡音，在时光里慢慢地讲。

为八团李氏族谱作序文，自称“姻亲”即为实证——而谭氏父子“颜筋柳骨”的笔力，与“荧惑亭”匾额相呼应。不难想象，书自父子中的一位皆有可能，果真如此，也就大概推断“荧惑亭”起于晚清之后，距今存百五十年以上的历史底蕴了。

再来说李氏，不得不提声名远扬的龙图李氏。寻宗问族，八团李氏与高院龙图李氏(即李东阳祖籍)同出一源，当年李东阳归里省亲扫墓，在茶乡故里驻留是千真万确的，史有记载。据说如今村里仅存的书法文物，正是从八团李氏的家传中所获。且有李东阳画像，及彭维新题、谭钟麟书《像赞》实物重见天日。就此看来，要是李东阳提笔，那“荧惑亭”的亭额就更为久远了。

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。身处异地，偶然发现老家如此文物，荧惑不知，疑惑不解，石鼓光耀藏岁月，人惊旧往问星辰。现在顺应新农村建设，故里乡村已属火田镇了，作为地名，八团、石鼓的消失又何足挂齿？口耳相传，渐行渐远，行将归于尘土的荧惑亭，究竟藏有多少原始村落的文化基因密码呢？仍旧是个谜。